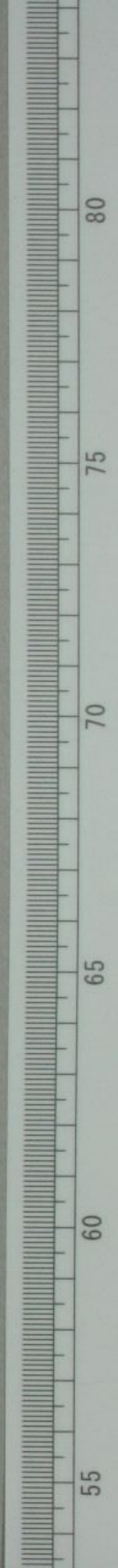




石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21



文庫 11
D263
21

後漢書卷之一百四上

袁紹列傳第六十四 子譚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

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

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

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

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

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

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

後漢書卷一百四上 袁紹傳



010190558334

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

柴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輜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

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

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

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

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

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

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

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夔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

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脇太后誅宦官轉

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

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

軍還鄉里○劉放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益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董卓擁制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

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根也董侯似

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按劔叱

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為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秘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

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

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

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

始二年更名邳音口浪反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

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攽曰以從案文以當作與

冀州牧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也

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

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伯業紹

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瑋橋玄族子先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惡而

殺之 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

紹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

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

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

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元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益取者復以屍送鄆藏之

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

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管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

殺班瓌吳循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楚國先賢傳曰陰循字元基南陽新

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厨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狗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昔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

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

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

方得衆○劉放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 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

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

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

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

方得衆○劉放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 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

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

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

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

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

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

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于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閣伏于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楮

衣掃除宮門外○劉放曰注何凶逆案文何當作阿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

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趨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

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

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逢音隴夫舉大事非據一

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

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

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卽以書與瓚

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劉放曰案文少一詞而字緣託字誤脫討字也而

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諲等魏志

云諲荀或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

然則爲之柰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

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
 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上廣也
 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
 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
 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
 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
 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

都尉沮授聞而諫曰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畧英雄記曰耿武字文

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

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
 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
 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
 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
 浮程渙將强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
 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
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
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

憂何懼

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不能存國今欲與卿勦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啓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廣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

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

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

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瘦陶牛角為飛矢所中創且死大會其眾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也回師北首則公

孫必禽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

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雄畧多奇紹軍之敗也土崩奔走徒眾畧盡軍將皆撫膝而泣日向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並以正

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

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

為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傲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

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

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

殺九州春秋曰至廁因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

河爾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威震

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

萬列為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

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强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

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

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

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貝州宗城縣東有古界橋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

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真人水鏡經曰凡軍

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餘眾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

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
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
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牆間邪
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
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
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
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
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

祖解紛遂同輿竝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

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

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

建辰巳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

洹今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雨水之上

招魂續鬼拂除不詳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鄴

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

癭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

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

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

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

獨反諸賊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府門

具車重

重輜重也

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

送到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

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

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

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

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

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

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

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

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

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翹義自恃有功

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興平二年拜紹右將

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

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

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

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

左傳周襄王出

奔於鄭孤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

春秋圖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英雄竝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

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

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

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

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

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

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

愛尚數稱於紹紹亦竒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

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

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俱存人莫之非者

以兎為未定分也積兎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兎也

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

德德鈞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

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

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

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

惠王盡忠左右譖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為五乘

之賓而祀梁獨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歿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歿而

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歿妻聞而哭城為之隳而隅為之崩見說苑

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

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

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

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

曰未能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負薪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

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

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

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

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

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太后被質宮室焚

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

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

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翌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
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左傳曰

浹辰之間杜預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

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竝當大位謂叔隗為太傅從兄基為太僕

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

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

申以軍號即謂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以紹為前將軍封邠鄉侯紹受侯不受前將軍

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

榮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泥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

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

百萬飲馬孟津軟血漳河獻帝春秋曰紹合冀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壇軟

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越帝城跨蹈王朝幽鳩太后戮殺弘農提挈幼主越遷秦

地殘害朝臣斬刈忠良焚燒宮室烝亂宮人發掘陵墓虐及鬼神過惡烝皇天濁穢薰后土神祇怨恫無

所憑恃兆人泣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辭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

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獎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劉攽曰注

凡我同盟之後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會故冀州牧韓

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

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

知號呼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見夫鳥獸則

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躡躅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

燕爵猶有啁噍之項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

隱憂也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

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

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

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

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

牧竇融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

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

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

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

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

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苟云利國專

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

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

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

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是臣畏

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

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

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孤疑議論紛錯者

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

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

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攜難也杜黜忠功以疑眾

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

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

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

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

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胡亥遣使者

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

其中不能無絕地脉此乃白起獻欵於杜郵也史記曰秦

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傳

日殫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殫字

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碑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侮慢日碑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

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

令臣骨肉兄弟還為仇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

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

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

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眾不討賊為賢則趙

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

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

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鵠也詩國風曰尸鳩在今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諂

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於是

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為大將軍

改封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

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為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勲威者不拘常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

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

人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之士百人七日斧

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專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

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

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涇洛陽殘破宜

徙都甄城甄音綰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

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

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

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

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

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

舜後黃應代赤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

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

以彌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

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

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

其執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

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

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乎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

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

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決勝乎千里之外曹

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

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音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

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

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

答

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

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

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

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亾此黃石之所忌

也

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傳者三畧也圯音

以之反也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且御

衆於外不宜知內

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

紹乃分授所

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

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

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

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

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

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

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

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

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

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

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

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

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

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

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問占夢卜涇水爲崇胡亥乃齊望夷宮趙高令其婿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

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

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

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

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

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騫曰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

竝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父

高乞句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

後漢書卷三十三 袁紹傳

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
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
從父兄弟也 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操姦闞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

樂禍方言曰僥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僥音

方妙反或作剽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謂紹誅諸
劫財物也音同

長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
官冒也於是提劍揮鼓發

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

夷折衄數喪師徒字書曰佻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
將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

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為流矢所中所乘馬
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為呂布所敗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

被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鷩冠虎文
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衣授以偏師

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伐鄭晉

襄公敗諸殺執孟明等文羸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
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殺尸而還事見左傳

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太公
金匱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
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

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

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

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收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郟會張邈與陳宮畔迎呂布郡縣皆應布西屯濮陽而操攻之布出兵戰操兵奔陣亂馳突火出陸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得引去

徂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

人之黨

強幹弱枝解見班固傳左傳宋大夫魚石等以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宋地

追書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曰登成也

故復援旄擐甲席卷赴征金鼓

響震布眾破沮

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注曰擐貫也前書楊雄曰雲徹席卷後無餘災魏

志曰操襲定陶未拔會布至擊破之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操攻之布救蘭敗布走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乘戰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東奔劉備

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堯土而有天造於操也

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

北鄙之儆

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

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

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

晉書

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

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

五宗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大農顏異與張湯有言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

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唇湯遂奏異道路以

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銜其口也鉗或作

掛音渠尚書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

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

逆操因睚眦被以非罪勞楚并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

彪下獄考實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

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

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前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

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

充蹊阬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堦是以兗豫

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管子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

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

左傳曰彌

縫敝邑杜預注曰彌縫猶補合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

左傳曰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

周易棟橈之凶除不可有以輔也

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

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帝獻

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守敖倉乃欲

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螂舉足將持其輪問其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幕府奉漢

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

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王烏獲任鄙之力慶忌夏

育之勇也○劉放曰注尸子騁良弓勁弩之執文子曰黃伯曰案文少一中字

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

行紹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青州涉濟漯

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

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

葉而倚其後

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音居蟻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是也荊州

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

雷震虎步竝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

飛蓬

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

覆滄海而注燦炭

黃石公三略曰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

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

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

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據陳琳集此檄陳琳之詞也魏志曰

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

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乃而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

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

城在今縣東

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

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加執亾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

而主驕將忒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

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乎

法言之文也羸秦姓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浸弱

周室遂為秦所併也

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

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

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甲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

紹乃度河

壁延津南

酈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雷酸棗縣北有延津

沮授臨船歎曰上盈

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

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

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荏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

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

紹曰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

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

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堤東西四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櫓

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

基並在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

持三尺繩曹操誠禽但當縛之操乃發石車擊紹樓

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

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

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

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

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劉攽曰案文為成如其未潰可令

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

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

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

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挑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

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

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

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

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

下魏志曰張郃字雋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

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

如攻其本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呂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

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二將聞瓊等敗

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

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

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
 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阬之前
 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
 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
 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
 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
 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
 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懷音懷自高

平逼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

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

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

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

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

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

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

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
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
 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

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

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

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

評辛毘兒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

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

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

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

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

帝春秋曰紹為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

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嫉

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處

家者之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

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欲立之配

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蔣圖

未及家嗣戮餘審頭審以譚劉為驍將庚辛信

後漢書卷之一百四下

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

紹子譚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

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
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
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
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
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
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
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
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

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

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崩通

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

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

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攽曰注直言當論其執耳案文多一言字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

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左傳曰震蕩播越書

曰彝倫攸斁彝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

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

言太公者

尊之謂

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

楚荊州也魏冀州也

勦力乃心

共獎王室

左傳曰同好惡獎王室杜預曰獎助也

使非族不干吾盟異

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

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

之祚

奕重也國語曰奕代載德

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

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

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

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

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無寵於太子曰

卒旌二壘者請諱尚也

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為異身初聞

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

棄親即讐之計已決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

桓能也日壽干

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

哽咽若存若亾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

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

王業

若周公誅管蔡之類

或欲以定霸功

若齊桓公殺子糾也

皆所謂逆

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

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若齊襄公報九世之讐

公羊傳曰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
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
於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烹於周紀侯譖
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
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靖立是為胡公弟獻公立于武
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釐
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
去其邑是為九代也
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
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續也荀偃

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且
出及卒而視不可含樂盈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士句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有如河乃聽受
含伯游荀偃字也宣子即士句也士燮之子士會之
孫
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左傳曰八

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杜預曰違齊也史記樂毅
遺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况

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

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况我疾類而不痛心

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

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曰設不無

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

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

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

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

棄百病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

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遂置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史記曰舜名重華父瞽叟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

立又與尚書諫之竝不從

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

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椽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

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已復禮當振旅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誦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勩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

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

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

女以安之

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

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

而便於行

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

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

左傳晏嬰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晉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

苟圖

危宗廟剝亂國家親踈一也

左傳曰天實剝亂也

是以周公垂

涕以斃管蔡之獄

左傳曰鄭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季

友歔歔而行叔牙之誅

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

公病叔牙曰魯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存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

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

劉放曰注慶父存也案公羊云慶父也存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

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

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戰國

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

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

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

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

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後漢書卷四十四

袁紹傳

六

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冤痛

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

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
其財物婦女預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
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
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
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
世猶言非
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干戈以相征討譚軍不
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
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
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伏惟將軍至孝蒸蒸
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

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

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墮音許
規反

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讐敵委慈親

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

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

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

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
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

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

兵三百餘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
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

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窰突門旁為橐配充窰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漚

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

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

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

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復圍

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州相

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

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

歿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

弩射之幾中幾音祈中音竹用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

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

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

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

日奴汝今日真歿矣配顧曰狗輩山汝曹破冀州恨

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

不已乃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為

殺之

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
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
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
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
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趨音促譚墮
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
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
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
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

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代郡韓珩。

珩音行

曰：「吾受袁

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亾，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
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
「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弟也。

曹

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

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路州上黨縣有壺山，因其險而置關焉。

十一年

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
獨與數騎亾，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

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故也

十二年曹操征

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歿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兔小吏稍

仕

○劉放曰玄兔案郡名皆作菟

中平元年還爲本郡守在職敢殺

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

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

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爲

足度以爲巳瑞

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

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

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

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

爲猶置也

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

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墀於襄

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
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
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訛議號

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

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

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

飲之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為

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

宜城縣屬南郡本鄆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

共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

曰宗賊雖盛而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

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

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

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眾來

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

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

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

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

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

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

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

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

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為流箭所

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

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

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

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已援建

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

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

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

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

濟因攻之為流矢所中濟從子憑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為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為表北

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

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

不願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

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

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

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益

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

術，蔡母闔宋忠等闔音開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

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

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

劉先說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

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

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

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

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

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

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

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劉放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

詬罵也。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

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

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

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

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

餘年。晉太康中，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

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為琮

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

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

甥張允竝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麗姬所譖乃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為文公遂為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

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

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

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之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

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

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

知人鑒識○劉攽曰正文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

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

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

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夏口。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劉

攸曰：注漢水入口。案口當作江。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

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

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其所資也。韓非曰：狠剛而不和，懷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

亾徵韓非亾徵篇曰狠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信者可亾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仇

而庶子尊可亾也可亾也又曰太子卑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

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為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

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强南夏魚儷

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為魚儷之陳前書音義曰舳舳後持施處

也左傳曰冀之闕圖訊鼎裡天類社闕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

北土馬之所生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裡爾雅曰是類是馮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與師故

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代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

工矜彊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

使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目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為

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

回皇冢雙身頽業喪冢嫡也雙愛也

對隆謝襲有無無又少得嘉日隱表坐籍客耳且映
錄甄少叔坐籍奚璧
殊日今采天鼓五萬一隱表
大限春煉日曹公五息討諸

後漢書卷之一百五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後也恭王

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

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

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竝為
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
監北軍使者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

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

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

令綿竹故城在今
益州綿竹縣東進攻雒縣今益州
雒縣殺郝儉又擊蜀

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
郡及蜀郡犍為郡馬相

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

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

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

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

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曰案文
多下一遂字將兵掩殺漢中

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

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

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
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

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竝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

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輜
重也焉四子

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字季玉。

竝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

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

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謂蜀為叟。

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範及誕竝見殺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

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徙居成都。

遂發疽背卒。說文曰：疽，久癰。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為

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

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

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

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衆。名

曰東州兵。璋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

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

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州中大姓，建

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

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

江州，斬之。江州縣名，屬巴郡。今俞州巴縣。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

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

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義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
 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
 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
 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
 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
 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
 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
 璋主簿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
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

元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劉備有
 梟名梟即驍也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
 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
 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
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
 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
 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

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請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闡誦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

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

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

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

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州以璋為益州

牧留駐明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

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

山在今益州晉原縣南

造作

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

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

為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

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嘗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

黃巾相似音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傳音陟戀

反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

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

祭酒為理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

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

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關西

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闓圍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至陽平

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

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闓圍諫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

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

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

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關中

侯邑萬戶關中屬巴郡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

子及關圍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亾之所左傳曰鄭公孫

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亾庶乎見幾而作易曰君子

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

則僭奢之情用衍饒也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

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

受流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吁

哉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

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拆節舉孝廉累遷至

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

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

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曆曰孫堅

恐為後害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

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與引兵從術

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

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

反遠○劉攽曰案文衍一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

還者後遂兩存而傳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

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

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以

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

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

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

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

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

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

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而

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

授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恣無厭百姓患

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

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

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遂有僭

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

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

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

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

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

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

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

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又曰克昌

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

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

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委遲秦失其政漢

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眾欲徼福於齊

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

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

後漢書卷一百五

袁術傳

九

也孫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

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

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

播越左傳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所居宮廟焚毀是以豪

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元惡既斃幼主東

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

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

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

劉繇也玄德爭盟劉備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

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完自得

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

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

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

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

成之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

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京

湯生逢逢生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

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

忠言逆耳駁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

於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

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

以竊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在

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

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賂俊曹操乃自征之術

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

縣北山鄠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操

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

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為術

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

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

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

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

竒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媵御

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

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如其寵給之日將

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

以為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

是共絞殺之懸之厠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厚

加殯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

斂焉

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瀋山

瀋山瀋縣

也瀋今壽州霍山縣瀋音潛

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

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

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

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

君擁四州

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

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

乎謹歸大命君其與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

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

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

篔簹第也謂無茵蔕也

袁術乃至是乎

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

魏志

曰勲字子臺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

誹謗遂免其官也

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

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
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
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
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以

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
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

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
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
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
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
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
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
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
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
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允以布

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

飛塹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與其徒將成廉魏越等

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

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

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

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

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

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

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竝起君擁十萬之眾

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以

為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執俟

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

等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

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

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

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

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

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

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

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

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南第五文休俱

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袁術憚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攽曰注刺史東之郡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

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

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

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

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

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

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

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

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

人及得天下敗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

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

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

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

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

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

與其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

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

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

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曲支中者當各

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

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

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

報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

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

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十億謂左右曰敢有

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

謀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

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

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土左右懼息

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

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

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

臺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

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

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

子野 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
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
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
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
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
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
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
亂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

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

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 忽反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

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 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

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 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

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

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

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連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

大喜遂共擊勲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

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

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

將高順諫止英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

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曰將軍威名宜播遠近所畏何求不

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

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

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

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

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

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

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

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為順

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

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

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

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

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

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收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

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其執陳宮，高

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

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

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鄆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

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

杜預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感反

布目備曰

大耳兒最叵信

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

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

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宮曰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

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

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匹國

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

及宮順皆縊殺之傳晉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

王莽改益州曰庸部

曷云負荷地墮

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五傳楚子曰看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後漢書卷之一百五

終

後漢書卷一百五

呂布傳

三

其致謝四會亦亦繡賢

後漢書卷之一百六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

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

知之矣

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

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

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伍

人沒入為官奴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謂高祖約法三章孝文除肉

刑也

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

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

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

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

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

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

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

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

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

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

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

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

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

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

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

淑等皆潁川人也竝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

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寵任王渙鐔顯也斯皆可以感

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

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

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

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

颯音立。

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

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

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

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

颯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

先是含淮、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

含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

潁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

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

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

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

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鐵石。

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

佗郡民

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

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

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

郡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爲少府，會颯被

疾，不能拜起。

東觀記曰：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勅以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

也須待

居二歲載病詣闕自

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

颯為桂陽

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

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也

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

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

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

益焉

東觀記曰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

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溫或膿漬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

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之化也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

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

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

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

驚其壯

壯少也

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

子

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札也封於延陵

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

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

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

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

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飯音符晚反

吳有龍丘

長者隱居太末

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

在東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其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窓牖中有石牀可寢處

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

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

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攝散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

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

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

名錄於郡職也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

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

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

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

告糴交吐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

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

因淫好無適對匹

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

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

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

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

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侔等也

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

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孑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

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

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

校學也

自掾吏子孫

劉歆曰案吏當作

史說已見前

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

榮進之郡遂有爵彘之士後坐擅誅羗不先上左轉

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

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

誦音諾廿反邯音下廿反縣名

八世祖

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

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

中讓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之子

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

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

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

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

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

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

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

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

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

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

數十許縣

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温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

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未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

脩理之費其功不難

宜改脩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

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武帝

人庶熾

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

瓠子

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

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

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

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與佗役不先

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

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

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

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

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

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執鑿山阜破砥績

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致功之處也或

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

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注云旋流也

無復潰漏之患

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

十萬曰億也

明年夏渠成

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

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

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

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

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

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歆曰案此少一賦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

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鳥等瑞也

乃作金人

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

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

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

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

田萬頃芍音鵲

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懇

闕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

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

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蒼龜

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

禁忌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鳥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

四卷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

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

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

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

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

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

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放曰注城南面

東頭第一門也此解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

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

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

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

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

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

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

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

踟躕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也

郫縣故城在今梓州郫縣西南也

父順安

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

剽劫奪也

晚而

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人為大司農

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也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

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

渙有神筭智筭若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

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

祭酌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持未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亾其

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

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

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

夜勞動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永初

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

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

農朱邑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人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右扶風尹翁歸

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

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

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

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

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

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

陽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

北海郡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

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

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稽

陽美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

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

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

世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循吏傳

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
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
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
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
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
得竝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
此竝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
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
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
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爲郡吏兄子
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

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
早沒一子爲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
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爲設喪
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
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
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郴人謝宏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循吏傳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八 循吏傳
養者十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爲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竝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

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

解見霍謂傳也

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申時

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也先時宰守竝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也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

病利人所病若及利益之甚也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

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

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

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

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

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

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

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

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

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

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

毳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云

晉平公餘竝同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

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序周禮大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

行盡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

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

抵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

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

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闐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

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

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文謂道藝者也仕郡

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

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

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

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

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竝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

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

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

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

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放曰

化之案文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

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以為忿恚可

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

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

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

不能諧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

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

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

事中心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瓊

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暲同心輔政

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

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尚書湯誥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諒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

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

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忤旨默諫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

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

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

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

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

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

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

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

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

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

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

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

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故稱市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

大化徵為將作六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

龙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人齎

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

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

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

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

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

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攽曰案文言准

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

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

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

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

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兗州

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

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

中繇為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

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

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菑陳留風俗傳

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

縣召捕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
 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
 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
 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
 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
 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
 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
 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

元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

元謂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也○劉放曰注言元覽呼元謂責元案文多一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

鳴所生

鳴臬即鳴鴉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非少鷹鷂之志邪

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遂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

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

時渙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今日太學

後漢書卷三十一 循吏傳 三
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
行也卒終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
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
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
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
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
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
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
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以禮自整

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
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
僮恢作种

琅邪姑幕人也

姑幕故城
在今密州

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
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賈聞
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
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
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

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
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
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
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
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
馬牛羊豕犬雞也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
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踊躍自奮
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暴疾而卒第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
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歸後舉
茂才不就卒于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人
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
弦絕矣故急響銜
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
者若亨小鮮也推忠以
及衆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
則衆病自蠲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

遺賢沈約宋書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
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懷我風愛永載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

育異類吏人主為立甄圖舉幸乘秩喪棄官觀新舉

音不肯卦 音幾下 又對新命 八 掠 表 乘 剝 賊 昌 尋 登

後漢書卷之一百七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

桀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且宰守曠遠戶口

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八

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刑而

後聞刑而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寧成為

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

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

驩 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眾入所謂當死者一

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人莫能測其用意深淺也至於重文橫入為窮怒

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

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

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次內穴中覆以大

石皆相枕藉死又王温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

論報流血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為中尉窮案

十餘里也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哉

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搗挫

疆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到都為濟南守

至則誅矚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

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

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自中興以後科網

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

虐天下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婭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

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

故附黨人篇劉淑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

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

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之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姓水丘名岑也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

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格殺之主即還宮，訖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椀上大官以狀問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

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

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

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

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蘭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

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拜子竝為郎中，後官至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

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徵時嘗

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

蒼頡篇曰餽餽也說文曰餌餅

也笥竹器也

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

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

大姓馬適匡等

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

盜賊清吏

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

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

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

隗

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

申不害韓非之法也

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

獄吏人及羗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

歌

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

所富

勤方之子

寧見乳虎穴

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

字或作六誤也

不入冀府寺

冀天水縣也

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

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

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

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

秋

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

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

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

平令

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幸縣

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

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

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

緝鳥羽以為衣也前書樂

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

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

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

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而

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

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

吏止章

劉放曰案文吏當作史

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

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劍怒

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

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

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

狀上帝悉以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

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

術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

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

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收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

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辭案

猶今案牘也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

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

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

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劉放曰案塹非築所成當作塹築為垣墻塹為坑塹也肅

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

明欲損其威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據縣為廷掾也乃晨取死人斷手足

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

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

悉猶知也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

以名自定者也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

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

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

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

跼躅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

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

尚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世貞

也音市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唐

夜反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

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

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免歸田里後竇氏貴

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偃也紆自謂

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

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

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氏傳

父稱臧文仲教行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

父事君之辭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

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

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洧流雖寡浸成江河

燭火雖微卒能燎野

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

履霜有

漸可不懲革

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

宜尋呂產專竊之亂

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

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

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

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

餘姚今越州縣也

本出孤微居

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

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

刺史行部見昌

甚竒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

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

曹家掩取得之

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

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

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

根年老多悖政

悖亂也

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

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

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

惡大姦皆奔走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

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

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相書曰足心有黑子者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

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

家世

大姓冠蓋球能擊劔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也處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効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

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
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亾之
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
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
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
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微
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
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
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

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

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

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人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

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

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

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

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

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
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
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容乎光和二一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
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翊音吐
盍反
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
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竝
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

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若

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

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

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

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

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

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
緘束篋

也孔安國注尚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浩吏專

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拭淚曰拭也音我亡粉反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羆未足宣靈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

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爲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爲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目罪名也夏月

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

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

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

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

也厚大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

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墨黥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

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德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蒙欺也

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

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

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悍精

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赫與夫斷斷守道之

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

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寬

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

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

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密

後漢書卷之百一 酷吏傳

人笑卓茂之政

茂傳曰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

猛既窮矣而猶

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

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袁安未嘗鞫人臧罪

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也

而

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

行興

辟法也音頻亦反

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

左傳曰小信未孚杜

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太信於人

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

人亾而思存

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由一邦以言天下則

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去殺由仁濟寬非虐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

喜也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

末暴雖勝崇本或略

春秋繁露曰君者國之本也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

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此言酷暴為

劉放曰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案文多一本字

未暴顯細崇本矩欲春煇繁靈曰以非對暴雪也
齊東言其限人對姑處以益氣之非對暴雪也
人人味甄前河以無殊懸也志幹曰冀以齊武武以
喜 去殊由二齊東非雪 以觀處去殊此言凡二懸也
漢人惜矣然指前非 入矣吹野其制限哀特而心
備詰曰善人為限百亦亦下

後漢書卷之一百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易繫辭之文也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

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別足者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

日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寺人掌

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止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開閉之屬也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

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關涉也中人內人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

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偃將焚公宮殺

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

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史記

曰南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也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

戾禍宋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

曰寺人即闔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也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

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

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

卿音義曰庵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前書曰孝文時

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

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

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前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服志曰禁

門曰黃閣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

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

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

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

中興之

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

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

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

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

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

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

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

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

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

爾雅

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

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

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

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

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

宗夷滅也參夷夷三族也五宗五服內之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

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劍兮玉

珥楊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級也金金印也苴茅分虎

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

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往往棊置子弟支附過

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詩頌曰大

略南金鄭玄注云荆楊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卞和也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

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嬙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益為吳相

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

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緹繡

緹厚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前書

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

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

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

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恟羣英之執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

朱寓之屬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漢

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今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論帝位也尚書曰

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

也終

鄭眾字季產南陽犍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

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

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

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

事與音預中官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

為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鄴音七文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鄴鄉永初

後漢書卷一百八十一 宦者傳
五
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嗣
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
讎爲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
中爲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
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
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
劔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

紙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

相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臼也

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

龍亭縣故

城在今洋州興執縣東明月池在其側

邑三百戶後爲長樂太僕四年

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

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

劉放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

不知妄加一漢字

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

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

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

東觀自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權攸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

安帝

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

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與姓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其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

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
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皆截單
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
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
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
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
是扶閏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
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

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
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
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
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
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
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
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
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

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歿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棗脯又分與光日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劔置外持燈入章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劔欲

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閻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懷忠憤發勦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

為山都侯

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

陳予為下雋侯

下雋縣長沙郡音似充反

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

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

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預謀故不封遂

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為

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

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

到國怨恨恚懟

懟恚也音直季反

封還印綬符策亾歸京師

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恚懟刻瓦為印封還印綬

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

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

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

郎將

劉放曰案文少一中字

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

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

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

戀而分程牛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

與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

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

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

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
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
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
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暘於斜
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按罪
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暘奏騰不爲纖介常
稱暘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暘嗣种暘後爲
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暘靈帝時

曹操父

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高具表
紹傳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
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

館河南平陰人館音工與
反又音館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

超璜瑗爲中常侍館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

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

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

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
也鉗與鉗古字通用音其

後漢書卷一百八 宦者傳 十一
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
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
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
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
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
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
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
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

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牛音丁仲反帝曰姦臣脅國

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
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
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
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
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
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
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

五侯

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

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劉放曰案超贈將軍爾不其

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

徐卧虎唐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

也作雨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芻耗施

於犬馬賦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

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以傳國襲封

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

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

太守愴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

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

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

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

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

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

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

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宦者傳
四
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愴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璜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

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没入財物，前後

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

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

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為冢為壽冢石椁雙

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

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

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

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

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
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
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
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
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
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

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

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
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
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
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
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
餘主名不立不得書闕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

節等怨猛不已使頰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
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
桓帝弟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
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
兄弟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
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
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
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
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

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
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
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
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
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實后故中常
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實后傳誅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
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
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江反執
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

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雒之變故獲中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德殿以

中興見尚書也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

子應時馘截

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

路人士

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

類不悉殄滅

謂復任用曹節等也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

刑人身遘其禍

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閹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閹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

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代虢宮之奇

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借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借於天子大夫借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

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於乾侯遂死焉

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

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跡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

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轆裂之誅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轆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

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

德

詩大雅云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聿述也

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

惑其瑣才

瑣小也

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

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

鄭玄注周禮
云蔬草有實

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

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

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

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

賦發繁數以解縣官

縣官調發既多故
賤糶穀以供之

寒不敢衣饑

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

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

災

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
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

不見恤悲愁
怨曠所生也

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

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

左傳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

死

易兌卦
象辭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

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
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

又承詔書當於河

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

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

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

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

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

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佛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

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化下

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

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

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

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

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

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

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

所罵今但養大其頰不肯為用論大臣自競欲咀嚼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

造作飛條飛條飛書也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

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

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

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

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

帝也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

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

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於時帝多稽私臧收天

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署內署也導

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

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

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

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

器能

也 咨謀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

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

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

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

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玼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

迷惑玼與疵同也

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為責書

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

料問

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

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

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

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也

強

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

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

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

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特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
爭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
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
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
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
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
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
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

與音預延

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
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
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
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
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
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
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
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

後漢書卷之百一
是時讓忠及夏
二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
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為涼州刺史
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
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
在貪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
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
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
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
詔獄竝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
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
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
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諂徐
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
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
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

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

後得去

諸謂平論定其價也

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

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仍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

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

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

乃使中大人尚尚姓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潛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

下畔之蓋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

玄武北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

翻車渴鳥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

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

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

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

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

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

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

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

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漢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

嬖色取禍

夏以妹嬉殷以妲已周以褒姒。放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劉羸氏

以奢虐致災

秦始皇嬴姓也。

西京自外戚失祚

東都緣閣尹

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

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宦夫

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形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

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

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

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

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

謂呂強也。

或敏才給對飾巧亂

實

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

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

曹騰進邊韶延周等也。

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情貌相

越

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

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

有其理焉

音茂。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

漏先言之間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

至戚發憤

方啓專奪之隙

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

斯忠賢所以智屈

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

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乃巷職遠參天機

毛詩日寺

後漢書卷之...

人巷伯作爲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

夫豈異歸

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爲惡不同同歸

于亂

二百四十四

後漢書卷之一百八

終

48-11166

